

# 摩登女侠

## 第一章

雪白色尖顶教堂外，那太阳正肆无忌惮的挥洒著它的热情！

广场上的男男女女都仰著头，望向那刺得人发昏的光线。他们并非有自虐狂或热爱那太阳光，而是新娘正依习俗准备抛捧花了。所以，每一个待嫁女孩莫不引领而望，期盼能在人海里夺得那代表幸运的花束。

随著一阵欢呼声，美丽的新娘轻柔、优雅地把捧花往后丢……飞起的捧花呈抛物线，在明亮的天空画了个漂亮的弧度后，终于在众目“睽睽”下乖乖地、极缓慢地落在一个适巧跑过来的少女身上，大家的惊叹声和哀号声也随著花落而一致漫开——“舒荷！恭喜！”“是呀！好棒！范舒荷！”“舒荷，明年就轮到你嫁了！”此起彼落的恭喜声，使原本庄严、肃穆的婚礼顿时活泼起来。

身著浅黄色带碎花纱长裙的少女反射性的接过捧花，整个人埋在花堆里还来不及抬起头，就被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恭喜声给淹没。

原来接到这堆花束的不是别人，正是这场庄重、温馨婚礼里，那个美丽、优雅女主角范舒莲可爱、俏皮的妹妹，也是范家的小女儿——范舒荷。

拨开花朵，范舒荷没好气的把花随手扔了出去，“谁喜欢就给她好了！”范家光嫁这一个女儿就够老爸、老妈伤心了，她可不忍心再“雪上加霜”。

范舒荷绝对想不到，她随手一扔的花会好死不死的撞进老妈怀里，范家的长子范修尧见状，开心的仰头大笑，那爽朗的笑声加上俊逸的脸庞，早就是在场所有女孩心仪的目标了，只是大家仍保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矜持，不敢正大光明的欣赏罢了。现在，他声如洪钟的笑声贯穿整个广场，让各位娇娃有了藉口，可以明正言顺的欣赏这位天之骄子了。

“妈，看样子荷娃是希望你和老爸离婚喔！”范修尧打趣的搂著比他矮上一大截的女士，纵然她脸上因为小女儿的动作而有了些微的怒气，她的大儿子仍是不怕死的缎缤调侃著，“唉！可怜的老爸。”“荷娃！过来。”忍著怒气，苏倩为维持范氏企业女主人的形象，脸上带著危险的甜蜜笑容，轻轻的呼唤著离她仅十公尺远的少女。

惨啦！范舒荷一看到老妈脸上那笑里藏刀的表情，就知道大势已去，都是该死的大哥，干嘛在那裹火上加油？！她得赶紧找个靠山，而且这个人不能是自己人。

想到就做！她立刻东张西望的寻找救世主。

啊哈，有了！

“孟克霖，陪我过去一下。”她的语气是“请求”，动作却是强迫性的拉著他就走。

孟克霖低头看看旁边的女孩，再看看目的地，立即就明白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了。

“又要挨骂了！荷娃。”他低沉的话中有著掩不住的笑意。

“闭嘴！知道就好了，还有，不准叫我荷娃！”对于他的戏谑，范舒荷不以为意，但是她可不喜欢再听到这个昵称，对于家人她已经没法子了，可是她就是不喜欢从同伴的嘴里听到它。

老是荷娃、荷娃的，又不是小孩子！

孟克霖再也掩不住那得意的笑，“你不觉得……呃……这个小名相当有创意？”范舒荷伸手到他的背后，用力捶了一下他宽阔的背部，表示她的回答。

孟克霖被捶得频频咳嗽，并不是他的身体虚弱，毕竟一个红牌刑警身手该是差不到哪儿的，只是范舒荷不同于一般少女，她在贴身保镖陆武的调教下，功夫可也了得。只可惜她这个保镖从今天起变成它的姊夫，也就是变成她姊姊私人专用的了。

“小姐 轻点！我还没娶老婆哪！”说这话时，他们已经来到苏倩的跟前，准备聆听训示了。孟克霖轻轻的朝苏倩和等著看戏的范家两兄弟点头，他的话自然也就落入他们的耳朵里了。

“阿霖，不知道你对我们家这个小鬼有没有兴趣？”范修伦搭著和自己一般高的大哥，两人一致推荐的望向正满脸杀气的小妹。

“是呀！我们家这个娃儿虽然活泼好动了点，你就将就就将就吧。”范修尧跟著一搭一“我也这么想啊！看来也只有我能解救众生了。”孟克霖刻意的搂搂已经气得浑身僵硬的范舒荷。

“臭美！”范舒荷从鼻子轻哼出声，用力甩开孟克霖。

苏倩静静的看著正和两个哥哥拌嘴的小女儿，实在舍不得女儿太快嫁，一个莲娃就够她和楚天伤神好久了，她可不想这个宝贝蛋太早离开他们两老。

望著跟前难得穿得这般淑女的小女儿，她是如此的漂亮、俏丽。不是她夸赞自己的小孩，而是她家的孩子确实是一个比一个英挺，一个比一个漂亮。

虽然莲娃和荷娃这两个娃儿是双胞胎，相像得让人难以分辨，但她们俩的个性又是如此的不同。撇开同样美丽的容颜不谈，莲娃的举手投足间永远散发著高雅的知性美，清爽舒服而不会给人压迫感；荷娃呢？她永远像个没烦恼的孩子，灿烂如夏日阳光的笑容和清新活泼的气质，让她不需刻意去经营，便能轻松而自在的融入人群中。

她不得不感叹时间流转得飞快，快得她来不及再好好的抱抱两个女儿，她们就已经大学毕业，甚至有一个已为人妻了。

女孩子总是较细心些，范舒荷在打骂间留意到老妈落寞的眼神，她仍为莲出嫁而伤心啊！

其实范家人有谁舍得莲出嫁？幸好莲和武哥住的地方离他们不远，不然他们可真的要难过好一阵子了。

“老妈，你叫大哥和小哥住口啦！自己不先管好自己，反倒先烦恼起别人了。”拉著苏倩，范舒荷刻意的撒娇。

女儿的贴心她怎么会不知道？苏倩收起了幽幽离情，本想责备女儿的心，反倒向著她。

“修伦、修尧，荷娃说得对，你们两个老大不小了，莲娃都先嫁了，你们还在那里打哈哈！”苏倩一想到他们游戏人间的态度就恼火，也管不了孟克霖这个外人在场，非得好好骂骂这两个小子，才能顺顺这股气。“你们办“单身汉俱乐部”和公开在杂志上发表不婚宣言的事，我还没找你们算帐，竟然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范舒荷眼见目的达到了，再偷偷的瞄著哥哥们不自然的表情，忍不住捂嘴偷笑。但是，眼底的兴奋可逃不过他们锐利的眼睛。

“老大，看来我们被这丫头反将了一军。”范修伦恶狠狠的瞪著幸灾乐祸的女娃儿，垮下有别于范修尧的俊脸，可怜兮兮的企图向老妈博取同情。

“妈，白伯伯和老爸过来了……”范修尧如释重负的看著范楚天身旁颇具威严的中年绅士。他虽然神情愉悦、状似轻松地 and 老爸聊天，但是他身上所散发出来异于一般人凌厉的气势，硬是让人忽视不得。

本来态度优闲的孟克霖看到他们所说的人后，脸色蓦然变得相当凝重。他是听说过范家和全省第一大帮“云天盟”有交情，却怎么也想不到会在范家大小姐和陆武的婚礼上，见到这位令人闻风丧胆的老帮主。

看来无风真的是不会起浪……。警察和黑道从古至今本就是对立的，为了不破坏这场婚礼和谐的气氛，他只好暂时先退开。

“范伯母，你们谈，我有事先离开了，中午我再直接过去贵府打扰。”分别和范家两兄弟握手后，孟克霖非常刻意的绕过白宏，矫健的离开了。

苏倩明白他的立场，所以并没有挽留，范修尧和范修伦也相当有默契的没有开口，只有范舒荷不明所以。

“孟克霖！你怎么突然……”她的话还没喊完，就被范修伦捂住了嘴巴。

“修伦，你又在戏弄妹妹了。”范楚天和白宏清楚的看到范舒荷明亮、灵活的眼里传递出的恼怒。

“宏哥，你早该来了。”苏倩原本的怒气在看到白宏后一扫而光，她欺上前愉悦的抱了抱白宏有感而发。

范舒荷用力的扳开范修伦的手，好奇的看著老妈的举动，从没见过老妈如此高兴，连大哥和小哥也好像很敬重这位长者，如果他对她家的意义有这么重大，那她怎么从没见过他？范楚天爱怜的搂过纳闷的女儿，今天虽然是莲娃的大日子，但是她的出嫁实在令人心疼和不舍。幸好还有这小宝贝在家陪他和小倩，基于这种心理，不由得就更令人想好好的宠宠这个女儿。

“天哥啊！这个就是你那双胞胎之一？”白宏被他们和乐的气氛沾染得笑意盈盈，这个女孩笑起来连眼睛都在笑，眉清日秀的，真是十足的美人胚子。“和新娘长得当真一模一样，实在分不出谁是谁。”“是啊！这个就是我家的开心宝贝——舒荷。”苏倩温柔的答著，任谁也看得出她是真的很高兴看到白宏。

“你们还不快向白叔叔问好！”苏倩回头望著儿子。

“白叔叔，欢迎！”范修尧和范修伦异口同声。

白宏是他们老爸的结拜兄弟，也是老爸和老妈的救命恩人，这件事他俩心知肚明，而且这种天大的恩情他们永志不忘。以前白叔叔为了怕连累范家人，一直都不和他们联络，主动的一方总是老爸，今天难得他会为了莲娃出嫁的事专程北上，他对老爸的情义由此可见。

“什么时候喝你和修伦的喜酒啊！”白宏欣赏的搭著范修尧宽阔的肩膀，这小子把范氏打理得很不错，范氏是由老哥打下基础，但却是这两个小子把它发扬光大。

白宏欣慰于老哥后继有人，可以功成身退，享受几年清福了。虽然他很少上台，但是对于范家的一动一静他可是了如指掌，更何况这两个小子常和天哥到他家，所以他和他们熟得很，倒是楚天的两个小女儿，他今天是头一次看到。

“等浩庭的喜酒，可能比较快！”苏倩不高兴的瞪著儿子。“他们啊！我已经不敢抱任何希望了。”“陈董来了，我和修伦先过去打招呼。白叔叔，我

们先告退了。”范修尧反正被念习惯了，他挺有兄弟情的拉著范修伦神色自若的跑了。

“这两个小子倒挺机伶的嘛！不愧是大哥的儿子。”白宏仍豪迈的笑著。

“惭愧！惭愧！这两个小子哪比得上你们家浩庭？”范楚天也好笑的盯著两个一溜烟就不见人影的儿子。

“对了，阿静和浩庭怎么没和你一起土来？”“最近家里有点事，他们留在家帮忙。”白宏轻描淡写的带过，但他越是这样，范楚天就越担心。

苏倩闻言担忧的问著：“没什么事吧？”白宏慈爱的摸摸苏倩的头发，就像以前一样，每当白宏要她宽心，总习惯摸她的头发，在他的心中，苏倩永远像是他的妹妹。“没事，别担心，浩庭会处理的。”“阿宏！如果还当我是大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说一声，咱们四、五十年的交情，不要太客套了。”范楚天诚挚的拍拍白宏的肩膀。

什么跟什么嘛！她怎么听得一头雾水。

“白叔叔和爸爸很熟吗？”范舒荷实在憋不住心里那份好奇，也不甘心被当成隐形人，这话问得当不会太唐突才是。

白宏暂时放下心中的感动，开心的把范舒荷拉到跟前看了又看，范舒荷也落落大方的任他观察。

姓白！慢著，他该不会就是老爸另一个响叮当的拜把兄弟吧！

“白叔叔认识武哥的爸爸吗？”范舒荷想到哪就问到哪，天性如此没办法。

“你是说陆刚啊！”见她点头称是，白宏才满怀感伤的继续说著，“他和你爸爸都是白叔叔的好兄弟。”这么说，这位白叔叔就是“云天盟”的帮主罗！范舒荷乌黑、浑圆的眼睛霎时像被通了电一样的亮了起来，难怪孟霖会溜那么快，原来是遇到“天敌”了。

顾不得初次见面所必须给的好印象，她高兴的抓著白宏雄壮的手臂，满脸兴奋的望著笑得像个圣诞老人的白宏，“白叔叔是“云天盟”的帮主对不对？”对这全省第一大帮派向往已久的范舒荷，实在没想到能见到它的头头。

苏倩对小女儿过于兴奋的神情大皱其眉，“荷娃，你就不能沉著点吗？”“算了！小倩，这孩子是直肠子，有话憋不住的，你就让她满足一下好奇心吧。”白宏喜欢这孩子，她算是对了他的眼了，不仅因为她孩子般的单纯性子，更因为她是天哥和小倩的孩子。

“对嘛！我又不常这样子。”范舒荷辩得有点心虚。

“是吗？”苏倩啼笑皆非的怀疑道。荷娃对每件事都有相当高度的好奇心，追求新鲜感对她而言简直就是座右铭。“把花拿去，去帮莲娃打理一下，中午的宴会有很多人会来，你也顺便去把那套蓝色的礼服换上。”苏倩怜爱的看女儿相当心不甘、情不愿的模样，荷娃不喜欢太拘束的打扮，但天底下有哪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漂漂亮亮的见人？更何况老天待她优厚，赐给了她两个天使般脸孔、模特儿般身材的女儿，不好好装扮一下，岂不可惜了？

“蓝色那件？”范舒荷声音蓦然提高了好几度，“老佛爷，您就饶了我吧！那件衣服穿上身，我哪还能走路！”一翻眼皮，她立刻作哆嗦状。开玩笑，那件衣服简直就像她的第二层皮肤，下摆紧得像木乃伊，穿上它以后，她还能动才怪！

“这就是我要的。”苏倩肯定的朝她点头，表示没得商量。

范舒荷实在快呕死了，今天她就像个时装表演的模特儿似的，衣服是一套换过一套，不知情的人羡慕死地，而她自己却觉得快被整死了。

“老妈，拜托嘛！不要换衣服、发型了，今天莲才是主角，我又不是。”范舒荷不得不展开柔情攻势，她挤进范楚天和白宏的中间，拉著他俩，早忘了和白宏是初次见面，“爸，白叔叔，你们帮我向妈求情啦！拜托她不要再整我了。”范楚天瞧女儿可怜的模样心里直发噱，这丫头真宝！“打扮漂亮有什么不好？何况你妈花了那么多的心血，你要是不领情，可是会伤了她的心喔！丫头。”他点点女儿微翘的小鼻子。

范楚天确实成功的触动她那根易感的善良神经，她马上充满愧疚的望著她妈妈，“好嘛！换就换！”反正就今天而已，勉为其难了。“白叔叔，您要住我家吗？”举步之际，她仍是不忘对“云天盟”的高度好奇心。

据她了解，“云天盟”裏有个相当厉害的组织“五色组”，是掌控该帮的重要脉络，范舒荷之所以会知道这么多，完全是因为这个组织太有名了，因此对于卧虎藏龙的“云天盟”她才会如此心仪，而对于他们是如何招揽这么多高手为他们效命，她更是相当有兴趣知道。

武哥现在已经不太可能和她过招了，而莲已有了身孕，就更不用说了。唉！可惜她空有一身好本领却无处可发挥，现在机会来了，她岂能轻易放过？白宏不知道天哥的心丫头为何满眼兴奋，他也不想扫她的兴，可是……“你白叔叔今天就要回台中了，你又想干嘛了！”苏倩对于女儿的高度好奇心不得不开始警戒，这丫头一天到晚满脑子胡思乱想的，这回不知又想算计什么了。

“白叔叔很欢迎你来台中作客。”白宏亲切的邀请她。他家气氛太过于严肃，而且规矩太多了，如果这不喜欢被约束的丫头能到台中住上一段时日，肯定会为他们带来不少的欢乐。

阿静会喜欢这个没有心机的丫头的。

“好啊！好啊！”范舒荷一听，高兴得差点没跳起来抱著他亲。能深入“云天盟”总部早是她梦寐以求的，为怕老妈反对，她赶快藉机离开。“白叔叔，一言为定喔！”范舒荷越想越高兴，最后仍然忍不住满怀感激的抱著白宏，用力的“印”给他一脸的唇印。

望著蹦蹦跳跳离开的范家小女儿，白宏这一代枭雄滑稽的就著一脸唇印，开怀的放声大笑，连范楚天和苏倩也因为女儿的动作，和被逗得乐不可支的白宏笑成一团。

“荷！终于找到你了。妈到处在找你！”新娘已经换上了高雅的黑色礼服，虽然已有四个月的身孕，但是她的身材仍是苗条得教人羡慕。

“莲，是你喔！”范舒荷想得太入神，竟没有察觉到姊姊的脚步声。

她轻轻的将莲拉坐在身旁，想起早上在教堂时她满脸幸福的美丽模样，内心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她很高兴见到姊姊找到了终生的爱恋，虽然武哥不是个懂得表达的人，甚至可说是个冷酷的男人，但是只要遇上莲，他就可以是个天底下最温柔、最体贴的人，莲嫁给武哥她没什么好不放心的，因为武哥会生生世世保护她的，他重视莲甚于他自己的生命，所以范家人对他是诚心诚意的接受，虽然他只是个保镖。

但是……范舒荷细细地、伤感的看著和她一模一样的脸庞，泪水悄悄的爬上了眼眶。她不想哭！真的不想哭，可是没办法——再过几个小时莲就要离开范家，展开自己另一段的人生，她该替莲高兴的，可是此刻她却怎么

也笑不出来。

荷放柔了平常总闪着活力光芒的眼神，看著从小一起玩耍、一起捣蛋、一起受罚，而每次都是被她怂恿的姊妹，她实在很舍不得这个温柔可人得像天使的姊妹离开她，可是天下无不散的筵席，纵使是最亲的人也不例外。

妹妹眼里合著晶莹的泪水，让范舒莲难过的搂著她，眼泪也不知不觉的淌出了脸颊。荷的感情本来就比别人丰富，可是要看到她哭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她当然知道荷内心的不舍，她也一样啊！打从自娘胎一起呱呱落地，到一起成长、谈恋爱，她们的命运其实早就注定相连，也就是如此，所以她们的感情比一般的姊妹好。

“荷，记得小学六年级那件事吗？”范舒莲轻柔的倚著妹妹问著。

“小学六年级？”范舒荷不明白的望著她，带泪的眼眸里闪著一个大大的问号。

范舒莲早想到她一定忘记了，淡淡一笑。“我们发烧一个礼拜没上学，你记得吗？”“嗯！”可是她不明白这件尘封的往事为什么会突然被提起。

范舒莲看出她的疑问，开心的把她搂近。“感到纳闷是吗？”范舒荷猛点头。

范舒莲轻轻的笑出声，点了点妹妹小巧的鼻子，“荷，双胞胎的命运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小学六年级时我们相继发高烧，往后的岁月里，每当我们俩其中之一发生了什么事，另一个必然也免不掉，这你总该有印象了吧！”忆及当初范家上下为了她们高烧不退，全家如临大敌的进入备战状态，范舒荷忍不住也破涕而笑。“是呀！这件事我记得，更记得我们一起长水痘，得麻疹，累熬了老妈，就连大哥和二哥也跟著倒楣。”这些愉快的往事，逗得她嘴巴越开越大，开心的气氛冲淡了不少离别的愁绪。

“你啊！就记得些整人的事。”范舒莲好笑又好气的看著挚爱的妹妹。

“哼！谁教他们出去老不让人跟，而且，我怎么会知道他们还没长过水痘和麻疹。”范舒荷晶亮诡异的眼神里，隐隐约约的透露出她的诡计。

范舒莲合著笑意，低声警告的盯著她。

别人或许很容易被她骗了，但她是她的双胞胎姊妹哪！岂是这么容易上当的？“荷！”“好嘛！也许我是有那么一点故意啦！”范舒荷死不认错。“可是，我实在不懂这些和你嫁入有什么关系？”“和我的婚姻当然没什么关系，却和你有关啊！”范舒莲一派轻柔的说著。

“我？”这下子她更加迷糊了，“和我会有什么关系？”荷老是认为她的容貌比不上她，而她好像忘了她们是双胞胎了，不要说是脸孔，就连身高、体重和三围也差不到哪儿去，她怎么会老是羡慕她美丽？范舒莲叹口气地摇摇头。

“你今天接到新娘捧花了？”“是啊，那又怎么样？”范舒荷无所谓的拿起放在身旁的花束，轻轻的嗅著，“这些香水百合真的很漂亮，待会儿我会让王嫂把它插在房间里，保证满室生香。”范舒莲无可奈何的瞪了她一眼，不知道她是故意装傻，还是真的不知道。“你难道不知道拿到新娘捧花的人就是下一个新娘？”“呃？”范舒荷假装讶异地把埋在花堆里的脸庞抬起，惊讶的看著她，一张粉红的小嘴张得好大好大，浓密微翘的睫毛也一直眨啊眨的，彷彿相当的震惊。

看这情形她，定早知道了……“荷！”范舒莲轻声的责备。

“好嘛！我只不过觉得那是一种无聊的传说罢了。”范舒荷提不起劲的说

著。

“好吧！撇开捧花这个无聊的传说不谈，那我们之间的联系又该怎么说？”范舒莲温柔的提醒她。她已经找到了终生的爱恋，也衷心的盼望妹妹能有个好的归宿。

是呀！她们之间确实有著一种莫名的牵系，这是她无法否认的。

“好吧！就算真有那回事，但凡事总有例外吧！我敢保证我不会太早嫁，不只是老妈无法承受这种打击，就算她舍得，老爸也不肯啊！”范舒荷站起身活动一下筋骨，一点也不把她话放在心上。“哎！反正现在说这些都还太早，毕竟我命中的另一半尚未出现啊！”“孟克霖呢？”范舒莲仍优雅的坐著，有趣的等著妹妹的反应。

荷对感情的事一向迟钝。

“他？！”范舒荷闻言，转过身把花扔给正等著看戏的姊姊，却不明白她的问题，孟克霖是她的哥儿们嘛！“我们是好朋友，不然你以为我们是什么？”突然，范舒荷像是领悟了什么，“难道你要替他介绍女朋友！”范舒莲大大的叹口气，她是其不懂还是假不懂啊？“我是说你对他有什么感觉！”感觉？”范舒荷歪著头十分认真的想著，“像是大哥和小哥啊！”“大哥和小哥！”范舒莲端起芳香扑鼻的捧花，也跟著站起身，“你难道不觉得他是个不错的男伴吗？”她挽起妹妹的手，两人往范家巍伟的建筑走去。

荷机械式的跟著莲移动脚步，不时和在花园里遇到的亲友打招呼，她真的被莲的话给弄得一头雾水。“怎么说？”范舒莲咯咯的笑著，怎么说？！亏她问得出来。“就是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谈话很很合得来，更甚的是有种互属的感觉。”银铃似悠扬的笑声也从范舒荷嘴裏溢出，“融洽？！哈！照你这样说，那我的男伴不是有“托拉库”那么多了。”她顽皮的扮个鬼脸，总算知道莲的意思了。“我和他现在根本没有那种互属的感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和他是怎么认识的，要不是他碰巧是小哥的高中同学的话，搞不好我们现在走在路上都还不认识哩！”“真不来电？”范舒莲可惜的看著在花园一角，适巧因同伴的戏语而仰头大笑的男人。

在那堆人里，孟克霖就是能让人一眼就注意到他。倒不是因为他傲人的身高，而是他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魅力，让他显得特别的跃眼、充满活力。

穿著一身深蓝色西装的伴郎服，孟克霖外表给人就是放荡不羁的玩家小子的印象。他和大哥、二哥是同一类的人，不同的是他更狂野，如果说大哥、二哥是玩家中的贵族，那他就是较为自然、狂放的游侠了，他和荷都是属于阳光下活耀的分子。

在他狂野的外表下看得到一颗认真的心，但是大哥和二哥的却看不到，所以她反对荷和他来往，就像所有范家人希望的一样，因为他们都有异于常人的阅人本领。

“不知道，我正在试验中。”范舒荷朝望向这边的孟克霖吐吐舌头，表示她现在被这身淑女的装扮给绊住了，苦不堪言。孟克霖距离她们少说也有两百公尺，竟然懂得她的意思，而恶作剧的朝她猛眨眼。

“真是的，一点怜惜之心都没有，这教我怎么和他来电嘛！”范舒荷一点都不在意的嘟哝，她和他闹习惯了。

范舒莲好笑的看著他俩龇牙咧嘴的模样，除了微笑还是微笑。这孟克霖对荷可能也没有男女之间的感觉吧！所以他能轻松自在的优游于她家中，和范家的人处得自然融洽。最难能可贵的是，武哥对他一见如故，而平常武

哥很少和人交心的，这个孟克霖算是他除了她大哥、二哥外，唯一的朋友了。他们的背景是如此的悬殊，孟克霖竟能获得武哥的信任，也确实不容易，也许正因为武哥的关系吧，她对孟克霖也有一种家人的感觉，所以她才会为荷不能和他进一步交往感到可惜。

“莲，你刚说老妈找我啊！”范舒荷和孟克霖闹够了，这才甘愿面对现实。“是不是又是关于大哥婚事的问题？”要不是头发被固定了，她真想用力搔头发以示抗议。“唉！莲，你出嫁以后我可惨了，老妈一定会天天逼我要儿媳妇的。”推开木造的大门，平常偌大清幽的客厅里，现在是人满为患，吵得很。“你赶快帮她找一个不就得了。”范舒莲拿起侍者端来的糕点递给荷，还忙不迭和人握手打招呼。

身为范家的二小姐，范舒荷不得不在已经疲惫不堪的情形下也帮忙招呼客人，她就是早上笑得嘴巴快抽筋了，才会来不及吃午餐就赶快闪到后花园纳凉，没想到休息不到一个小时就蒙老妈召唤。看著花园里陆续涌进的宾客，她不禁暗暗叫苦，看样子她的脸得僵硬好一些日子了。

唉！真是歹命。

“莲！以后我结婚一定要一切从简。”顾不得老妈恐怖的眼神了，范舒荷快活而毫无顾忌的吃著蛋糕，只想尽快喂饱已经饿得叽哩呱啦的肚子。

范舒莲心有戚戚焉的睨著她，“只怕天不从你愿。”

## 第二章

龙在中国是种地位极为崇高的动物，不论是它优雅的姿势，或是令人迷惑的外表，都在在显示出它的高贵与珍奇。

张牙舞爪的龙，极具威严的戏弄著彩云，它极速的追著那颗明亮、炙热的发光体，球体的烈焰辉映出龙的金色光芒，那是多么令人心动的跃动啊！这幅画深深震撼著白浩庭的心。

“听说雄老大最近从南美洲进了相当庞大的一批海洛英，根据我的调查，条子似乎已经注意到这件事了。”说话的人是个一看就知道是相当精明的男人，他简单扼要的几句话，引得室内原本活络的气氛倏地变得相当凝重。“依从前几次雄老大陷害我们的阴谋来看，我们不得不提防点。”蓝虎简洁俐落的报告完毕，偕同在场的另外两人一同看向坐在桌首背对著大家的年轻男子，大家都等待著他的指示。

看著墙上的画，白浩庭又一次的被龙那浑然天成的威严给感动。不能再欣赏了，正事要紧。他转过身，面对著前方的好友兼好帮手，处之泰然地轻轻点一下头，表示已经了解，随即微侧过头，向左手边另一个俊美得不可思议的男子发问：“黑豹，依你看呢？”“上次我们已经警告过他了，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位名叫黑豹的仁兄口气十分冷冽，眼睛里更蓄满了浓浓的肃杀之气，而他那俊美得流于阴柔的长相，也让人感觉不到一丝人气。那股让人不敢接近的杀气，和他的长相实在不相配。

白浩庭同意的又点了下头，才转向另一边询问另外一名男子。只见这名长相帅气、英挺的男子塞了满嘴的食物，没想到老大这么快就问到她，这会儿食物便在喉咙，吞也不是，吐出来又不雅，他的样子倒像个戏班里的小丑。

白浩庭看了觉得好笑，顺手把面前的茶递给青狼，免得他噎死，自己平白少了一个好帮手，也没什么好处可言。唉！这就是青狼，即使大难临头了，他仍能轻松的泡茶、聊天，可是一旦耍起狠来，又不输任何人。

“谢……谢！”青狼接过茶猛灌，大而化之的轻松神情，惹得一向正经的蓝虎怒视连连，都什么时候了，他还这般轻松。青狼当然也察觉到那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啦！他故意朝蓝虎咧开个大大迷死人的微笑，眨著他的浓眉大眼，调侃著蓝虎，“喂！虎兄，轻松点嘛！来杯消气茶如何？”青狼刻意的瞄了眼黑豹，想看他的反应如何，结果他仍是一副天塌下来也不关他的事的死人样！虽然蓝虎有时是过分紧张了些，但至少表示他尚懂得喜、怒、哀、乐，哪像黑豹，认识他少说也有十年了，就从没见过他笑过，更别说其他的表情了。

一板一眼、却绝顶聪明的蓝虎，看著气定神闲悠哉游哉的青狼，现在帮内问题重重，他竟像个旁观者般的轻松自在？静下心后，他平淡的回答：“无福消受。”“好吧！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气了。”青狼当真不客气的咕噜咕噜把整壶茶给“清”乾淨了。

白浩庭实在佩服青狼处事的态度，他也并不是不欣赏其他人，只是青狼临危不乱的个性更让他欣赏罢了。实际上他们都是他的左右手，缺一不可。“云天盟”之所以能有今天这种号令全省的权势，这几个人的功劳不可谓不大。

自从他接掌“云天盟”后，他就知道黑道的生存不能再以力气搏斗，也不能再以家伙的多寡来决定地盘，兄弟们的生存方式和素质皆有改进的必要，于是他成立了主管帮内事务的智囊团，也就是道上兄弟闻之色变的“五色组”来帮他分忧解劳，这个构思同时也获得了老帮主白宏的大力支持。时代的潮流在变，他早已明白时势所趋。

而之所以命名“五色组”，就是因为这智囊团是由五个人组成，分别是首领 白浩庭，发号施令的总指挥。

军师 蓝虎，也是著名的医生，人称“赛华陀”是也。他的精明是白浩庭招他入阁的重要因素。

杀手 黑豹，机械专家，没有任何枪枝难得倒他，也是个易容高手。

情报员 青狼，以前曾是美国 FBI 的探员，对于资料汇集之迅速、完整，到目前为止仍无人可媲美。

另外一个不在场的电脑天才 红狐，是团内唯一的女性，不仅对电脑内行，更是一等一的赌术高手。

组里的每个人不仅有自己的专才，功夫更是一把罩。由于这几个人都是帮内重要的人物，于是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白家向来只以绰号称呼他们。对于这几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厉害角色，多少人想窥其一二，但“云天盟”的保密措施实在太好了，所以截至目前为止，外界除了无法得知他们的真实姓名外，对于这几个身怀绝技的优秀人种，也无法一睹真面目。

想当年“五色组”成立之初，白家最有权威的长老，也是白浩庭的祖母白老夫人，还曾极力反对，直到“五色组”频频为“云天盟”立功，她老人家才稍稍消弭了反对的声浪，不过偶尔想到仍会念上几句。在她老人家的观念里，“五色组”的成员都太年轻了，而且她也舍不得孙儿过分劳累，因此她每当见到其他组员总也会叨念几句，藉以表示她的不满。

当初除了龙头白浩庭外，其余四人都为自己取好了绰号，并且相当有默契的均以颜色为字首。为了不破坏他们的和谐，白浩庭左思右想，终于在

有一天游泳时，无意间瞥见自己从小戴到大的传家之宝，取名为“龙王”的汉朝金链，而自己又刚好属龙，于是决定以自己的姓，取绰号为——白龙。

于是，冷静的白龙、聪明的蓝虎、杀人不眨眼的黑豹、帅气的青狼，和美丽、神秘的红狐就成了当今道上最闪亮的组合了。至今，道上的人仍不知享誉全省的“五色组”头头，就是现今“云天盟”的少当家——白浩庭。

“好了吧！”白浩庭诙谐的看著青狼，他正忙著擦拭溢出嘴角的茶汁。

白浩庭温文儒雅的模样，真的不容易让人相信他是个黑社会的大头头，青狼初次见到这号人物，还真吓了一跳，而且别说是他了，就连一向稳如泰山的黑豹也大吃一惊。

说真格的，他实在太斯文了，浑身上下充满了高贵的书卷气，说话也总是和气有礼，看起来倒像学校里那些文质彬彬的模范生，哪里像个“头头”？但是他偏偏又有种别人所不及的领袖气质，让人不知不觉就会信服他，唉！他的睿智和知人善用，以及对手下的交心，恐怕是非旁人所能及的。

再说到他迷煞所有女人的俊逸脸孔，和颀长、健硕的身材就更气人了。在没遇到蓝虎及黑豹这些俊逸得吓人的血性兄弟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的面孔是无人可敌的，谁知……唉！时也、命也、运也！非他所能也……“你还发呆，大伙就等你回答了！”蓝虎终究是沉不住气。

“我赞成黑豹的话，什么事只要黑豹出马就没有办不成的。”青狼懒洋洋的回答，“但是为了怕雄老大耍小动作，我们还是得防著些。放心！这件事我已经部署妥当，连一只蚂蚁、蟑螂都难逃我的眼线，别烦恼了。”说完，青狼即起身冲茶，一点也没将雄老大的威胁放在心上，此时泡茶对他而言才是天地间最重要的事呢！

白浩庭从来不会担太多的心，因为他信任他的伙伴们。

“红狐呢？怎么没看到她？”青狼转过头纳闷的问著老大。

红狐虽是他们这里唯一的女性，但是办起事来可一点也不含糊，她著实值得让这些个大男人另眼相待。

“我让她暗中陪我爸到台北参加范家的婚礼了。”白浩庭对红狐的身手有相当的信心，最近道上有太多的腥风血雨，虽说没人敢动他们，但是现在道上的义气已可说是荡然无存了，他不得不防著点。

黑豹脸色凝重的听完白浩庭的话后，即若有所思的望向窗外。

“范家？”青狼对于老帮主专程上台北去参加一个区区的小婚礼感到不解。

白浩庭明白其余的两人也同样好奇他们和范家的关系，毕竟“五色组”的成立时间不够久，其他人当然不知道他们和范家的交情。

“范楚天是我爸的结拜大哥。”白浩庭解了他们的疑惑。“其实他以前也是“云天盟”的一分子，只不过为了一些原因而离开了。”他不想说太多范家的事，从小他爸妈曾训示再三，不得让任何人知道范家和他们的交情，以免为范家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今天要不是他爸爸北上参加他们的婚礼，否则即使对这班出生入死的兄弟，他也绝不会透露半个字的。

“说到婚礼，喂！老大，你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青狼当然清楚首领的保留，其余的两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哪！什么事该问，什么时候不能问，他们心里自然有分寸。

蓝虎放松了紧绷的神经，也感兴趣的追问：“是啊！老太君不是每天都放录音带给你听吗？怎么，难不成你要让韦湘湘等一辈子？”白浩庭对于兄

弟们的询问总是一笑置之，当然这回也不例外。“你们也不小了，每个都是三十而立之年了，自己不操心，倒先担心起我了。”总是闷不吭声的黑豹也难能可贵的开口了，“我们没有个跟前跟后的娘儿们。”黑豹的话虽少，不过每次说话总会获得大伙的共鸣。

果然，这些难得轻松的粗犷汉子都因他的话而爆笑不已。

白浩庭笑了，那温文儒雅又开朗的笑容，竟带了点孩子气，也莫怪那绝世美女韦湘湘会对他一往情深。

“多谢抬举了！”白浩庭幽默的回应兄弟们的取笑，幽深的眼光里泛著不易察觉的赞同。

蓝虎放松了时时警戒的心，洞悉而同情的看著老大，“你不懂得拒绝人，这样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又知道老大不喜欢那娘儿们了。”青狼拿著茶壶回座反驳。谁会讨厌那个温柔又娴淑的大美人？只有黑豹不发一语，迳自喝著青狼为他添加的茶水，这种儿女私情对他而言根本没必要，所以他也不想发表什么高论。白浩庭对于兄弟们的关心及争论，又是温和的一笑置之。

青狼正想再说些什么，就听见会议室响起轻轻的敲门声。

“进来。”白浩庭不卑不亢的命令著。

这间会议室设在白家的深院，除非经过允许，否则一般人若擅自闯进，是要受帮规处罚的。这帮规可重可轻，除非必要，否则白浩庭是不兴血腥暴力那一套的，最重的刑罚也只是将其逐出帮。但是道上的人心知肚明，一旦有人被逐出“云天盟”，那就是死路一条，因为任谁都知道“云天盟”相当惜才，若非必要或罪大恶极是不可能轻易被迫离开的。

这种罪大恶极被逐出帮的人，当然人人得而诛之，但是……哈！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众男子谈论的对象，“云天盟”资深长老韦之平的女儿大美女韦湘湘小姐是也！

韦湘湘识大体的站在门口，对著她心仪的对象轻柔的说著：“浩庭哥，奶奶说如果你开完会，就请到“茶院”一趟，茶叙的时间到了。”每天晚上九点是白家的茶叙时间，这规矩是白家奶奶定下来的，只要是白家人都不可有例外。照理说，白家是主持“云天盟”的重心，喝茶并不该占用了白家两位老少帮主的时间才是，但因白家奶奶从小受日式教育太深，对日本茶道又情有独锺，就连白家的媳妇也要深谙这喝茶的艺术，想当初黎静也就是白浩庭的妈就是这样给磨出来一手泡茶的好功夫的。

所谓茶叙，其实也正是白家进修的时间。茶叙有著共通的特点，就是可以收定神养心之效，方可抹去儿孙身上过多的杀气，这是白老夫人之所以如此严格规定的原因之一。另外，她也认为全家一道喝茶不仅可促进感情，她又可以每天见到白天一大早就出门的宝贝儿子和孙子，一举数得哪！老人家年纪一大把，早已过了争名夺利的大半生，该有的都有了，儿孙自然而然就成了她唯一的生活重心了。

韦湘湘从小就喜欢白浩庭，多年来，韦家和白家比邻而居，她和白浩庭也等于是青梅竹马了。为了心仪的男子，也为了让老太君接受她，韦湘湘可是投其所好，下了好大一番工夫学习茶道，才让白老夫人心悦诚服的接受了她。因为和白家交情匪浅，所以韦湘湘也称白老夫人为奶奶。

白浩庭朝她点头，“湘湘，麻烦你转告奶奶，等会儿我就过去。”“嗯。”韦湘湘听话的离开，但在离开前，又回眸依恋的看了一眼日渐英挺的白浩庭。

“啧啧，可惜她喜欢的不是我，真可惜了……”又一次为她那无懈可击的美貌所倾倒的青狼故作埋怨道。他哪会知道这对白浩庭是要命的沉重负担。

“你是因为老太君的关系吧！”蓝虎同情的拍拍老大的肩。

老大是出了名的孝子，不但对父母言听计从，就是祖母的话也不敢违背半分。湘湘小姐漂亮得像个瓷器娃娃，她太柔弱了，不适合当这第一大帮的帮主夫人。如果他没猜错的话，老大可能是碍于老太君喜欢湘湘小姐，所以才不便表明自己的态度。

白浩庭站起来宣布散会，对于蓝虎的关心他只有心领了。

“台中的那块土地我们已经谈了两年，上次白叔叔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还谈得好好的？没想到现在一切都评估好了，却在最后关头遇到固执的白家老夫人反对！”范修尧坐在客厅里，一反常态、烦躁的扒著已经凌乱不堪的头发，他快气炸了。

范家的建筑事业已经独步全省，甚至扩展至海外了，白老夫人到底有什么不放心的？！

范楚天示意儿子稍安勿躁，其实他也正为了这突然的变化而伤透脑筋。

“白叔叔和老爸是拜把兄弟，五权路那块土地对他们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为什么他们始终就不肯点头，和我们合资兴建商场呢？他们明知道这会为他们带来高于十倍的利润啊！”范修伦也不明白的直发牢骚，那白老夫人的固执实在无人能比。

“你白叔叔已经跟白老夫人说过，也尽力了，那块土地就是无法动。而且那块土地登记在白老夫人的名下，就算你白叔叔有心想和我们合作也没法子。”范楚天也百思不得其解白老夫人不肯让出土地的原因。“也许她对土地有别的用途也说不定。”“但是那块土地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范氏能不能多角化经营就靠这一战了，况且我们已经花费了太多的人力和物力，如果真要放弃，我怕公司的损失会相当惨重。”范修尧忧心忡忡。“据修伦估计，我们至少已经在这个案子上投入了两亿的资金！”范楚天的脸色因儿子的话而更加凝重，修伦是公司的财务经理，绝不会无的放矢。两亿对范氏而言虽不是很大的负担，但一下子去了这么笔钱也着实惊人。

“也许我们该再度南下，拜访一下白老太太。”范修伦也是一脸的愤慨。

范楚天太了解白老夫人的脾气了，如果他们贸贸然的行事，只会惹得她更加反感。“白老夫人不是这么容易就见得著的，前几次你们不是已经见识过了？”“那我们找白叔叔谈！”范修伦年轻气盛，硬是咽不下这口气。

“不行！白叔叔要是知道我们损失这么多，一定会拿钱出来赔偿的，这样反而让白老夫人有话说。”范修尧深知白宏的义气，他绝不会眼睁睁让他们损失这么多钱的。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要怎么办？”范修伦越来越沉不住气，虽说他们对范家有恩，但也不能欺人太甚啊！

“什么怎么办？”范舒荷顶著一头俏丽的短发，快活的跑进来。她讶异的看到范家的三个大男人都在家中，脸色却一个比一个黑。“你们怎么全在家？现在才三点耶！”范楚天喜欢女儿的新发型，虽然每个男人都喜见女人留长发，但是他例外，只要女儿高兴就好。“荷娃，把一头长发剪了，舍得吗？”范舒荷顺顺短了许多的头发，俏皮的眨眨眼，“当然舍得，这样洗头

快多了。”本来自顾著烦恼的两兄弟一听，赶紧转身看一下她的新造型。“荷娃，你越来越不像个女人了喔！”范修伦昧著良心说谎，其实他欣赏极了妹妹的新发型。

“乱讲！我倒觉得这样很有味道。”范舒荷不服气的拨著齐耳旁分的发丝。

“你该庆幸我没整个打薄，削得像个男生头。”“是喔！”范修伦挑高了眉。

“很好看！”范修尧毫不犹豫的赞道，顺手拉她挤坐在他和弟弟中间，温柔的抚著她柔软如丝的秀发，把一颗烦躁的心暂时丢到一旁去。

“嗯，还是大哥最好。”范舒荷高兴的抱著范修尧，眼睛却瞪著旁边的范修伦。

“不过，你最好先有心理准备！”范修尧低沉的声音从她头顶传来。

她不明白的仰著九十度的头望著他，“为什么？”“说你呆你还真是呆！你想想，我们家谁最希望你做淑女的？”范修伦暗示她。

经他这么一提，范舒荷真的开始担心了。她剪头发只是为了方便、轻松打理，根本没想到老妈那一关，这下子……“反正你们会帮我的，对不对？”范舒荷眼珠一溜，赖在范修尧的怀里撒娇。

“这……我可不敢保证。”范修尧逗她，“老妈发威的样子，连老爸都怕，你说我能怎么办！”“那老爸要帮我。”范舒荷移到范楚天的旁边，可怜兮兮的搂著他，好像他不帮忙她就死定了。

苏倩从厨房里端了水果出来，一时认不出背对她的女儿，只见老公亲密的搂著一个女人，她的醋缸子霎时打翻了。

“范楚天！”她喝了好大一声，“砰！”的把水果盘“砸”在桌上，准备算帐。

结果转身一照面，她才发现那女人……是她的荷娃！她竟然把一头美丽如丝的长发给剪了！

范修尧和范修伦都因老妈的醋劲而抿嘴暗笑。

“嗨！老妈。”范舒荷绽开个甜得腻死人的笑容，怯怯的打招呼。

苏倩气在脸上，笑在心里。她又不是专制的女人，虽说她很舍不得荷娃剪去长发，但是她现在的模样确实更好看，她岂有反对之理？“哼！”苏倩装模作样的坐在老公身边。

“敢问老妈刚刚可是在吃飞醋？”范舒荷到底是摸清了老妈的底细，明白她只是装个样子，于是她又开始调皮的天性。

她的问话问得让憋笑在嘴裏的两位兄长肆无忌惮的放声大笑，开怀得完全忘了刚才的愤怒与颓丧。

“你这死丫头，别的不会就学会贫嘴！”苏倩笑骂著，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你把餐厅送给了莲娃，以后有没有什么打算？”苏倩顺著她新出炉的短发，关心的问道。

“到公司来帮忙好了。”范修尧建议道。

范舒荷还没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想要到自家的公司上班。

“算了吧！她没办法好好的做完一件事的，还是在家安心当个大小姐吧！”范修伦和她闹惯了，就喜欢和她斗上斗。

“乱讲！你能做的我也能。”范舒荷最讨厌人家当她是混饭等嫁人的懦弱千金。

“而且我大学四年的寒暑假也大多在公司度过。”“修伦，不要老逗你妹妹。”范楚天实在拿他们两个没辙。

“不行，小哥老是看不起我，我一定要替公司做件大事，让他对我另眼相看。”范舒荷这次是铁了心了。

她之所以会如此坚决，一方面是因为没事做，另一方面则是她多多少少嗅出了家里有麻烦，而身为范家一分子的她岂可坐视不理？不过，最大的因素还是在于老妈天天逼她替大哥找老婆，弄得她心力交瘁，只差离家出走一计。这次正好逮到机会！她可以藉赌气之名，行逃避之实，多棒啊！

“大事？”范修尧对妹妹坚决的表情，突然有种说不上来的奇怪感觉。

“对啊！最好能是对范家最重要而且艰难的事，这样才能显示出我的实力。”范舒荷极力争取。

“好啊！爸、大哥，我们就把那件棘手的土地案交给她去交涉好了。”范修尧想也没想的顺口就溜了出来。

经他这么一提，范修尧才恍然大悟那股奇怪的感觉是什么了。对啊！他怎么没想到？荷娃玩心虽重，但是办起事来可不马虎，况且她天生就具有良好的外交手腕。还记得三年前，他们和长忆也是因合资而谈不拢，结果尚在大学就读的荷二话不说，就去找长忆的董事长谈判，到最后不仅促成双方合作，那位董事长更是极力的想收荷为乾女儿。

范楚天恰巧也想起和长忆合作的事了，既然他们范家的男人都搞不定这件事，也许这娃儿会创造奇迹哦！况且，自从莲娃出嫁以后，荷娃一个人也满孤单的，顺便让她出去走走也好。台中那边有阿宏照顾著，他没什么好担心的，倒是荷娃直来直往的率性让他有些担心，因那白老大人是位传统的妇人，一切喜欢按规矩来，偏偏他家丫头最不吃这一套。

唉！让她去那儿，也不知是幸或不幸？“好啊！”范舒荷不知是什么严重的事，只要能让她远离她妈妈的势力范围，别说是什么土地案了，就是上刀山、下油锅，她也愿意！

“小丫头，先别高兴得太早！这件土地案的主人可不像长忆公司那位董事长那么好打发。我们已经谈了好久都没结果，老爸和修尧及我也出动了好几次，仍都谈不成，你不要太乐观了。”范修尧提醒著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妹，她好像认为不管什么事，只要一个天页无邪的微笑就可以万事OK！

“反正我会尽力而为，如果真办不到，我也不会勉强自己。”范舒荷豁达的笑著。

天底下本来就没有绝对的事，虽说是和小哥赌气，但她仍坚持一贯的理念，凡事只要尽力就好。

范家的男人一听，皆相视而笑。这小姐活得的确实比他们豁达多了，至少她不会想争名夺利。

“小倩，你认为呢？”范楚天温柔的看向始终不发一言的妻子，经过了这么多年，她仍如少女般的美丽高雅。

“是老太太反对吗？”苏倩不避讳的询问丈夫。见他轻轻的点头，她才又沉思了一会儿。

白家老太太的固执和传统确实是世间少见。她担心的望著一派乐天的女儿，心中作了决定。

“也好，阿静还没见过我们家这娃儿，几次催她就是不肯南下，说是专程得太奇怪，好像让人选媳妇似的。”苏倩把当日这娃儿回答她的话，全都掀了出来。

“本来就是啊！哪有人自己去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家中作客，而且一待就

是个把月，又不是古时候皇帝选妃子。”范舒荷仍嘴硬的坚持著。不过说真格的，她现在倒很后悔没答应。

那时候她若知道是到“云天盟”总部作客的话，别说是个把月了，就是待上一整年她都愿意！

咦？……等等！

“妈，这件土地案该不会和白家有关系吧！”范舒荷为自己的猜测紧张得整颗心都揪在一团了。

“我们刚才没说吗？”范修尧纳闷于她突现的快乐。

“没有！”范舒荷没好气的回答，随即又快活的问道：“这么说真的和白家有关罗！”说完，高兴又满足的绽出个比花儿更灿烂的笑容，也管不了全家人异样的眼光了。

苏倩对于她的反应感到不安。不好！瞧她这副贼样子，准没好事，还是别让她去比较好些。“楚天，这件事我看……”苏倩轻轻摇头。

“让我去，让我去嘛！”范舒荷岂肯放过这难得的机会？她几乎是哀求的搂著苏倩了。

“如果你不让我去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小哥肯定会笑我一辈子的。”说话的同时，范舒荷一边拚命的向范修尧使眼色。

虽然不懂妹妹为何对白家这么感兴趣，范修尧仍及时发挥了不常表现的兄妹情，拔刀相助。“是呀！这丫头整天帮阿霖抓罪犯，难保哪天不会出事。我看还是让她到台中去修身养性好了，免得哪天真的出了什么纰漏。”范修尧不知道他的话已经在家里投下等于氢弹威力的震撼了。

范舒荷一听，真不知道该感谢他这么帮倒忙，还是一把掐死他了事。但是，她知道自己的心里已经开始呻吟了……“什么！”不同的愤怒声果然从四周响起。

苏倩从没这么恐惧过，她生气的扳开女儿环绕在她脖子上的手，顶著她的鼻子问道：“告诉我，你小哥说谎！”“我……”范舒尧讷讷的低头，不敢面对那么多双愤怒的眼睛，但是又说不出谎话。

“修尧，你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范修尧眼睛冒火的抓著弟弟的领子，一反平常洒脱无所谓的个性，家人至上哪！

范修尧也为自己的无心之过而后悔，“因为我晓得阿霖会保护荷娃的，所以我才没说范修尧放下手，握紧拳头转向范舒荷，生气的吼她：“荷娃！”

“你难道不知道这么做有多令人担心吗？”范楚天也压抑住心中的恐惧，严肃的语气吓得范舒尧头压得更低。

“我……我……”平常伶牙俐齿的她竟然无言以对，只能支支吾吾的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只是太无聊了，而且打击犯罪人人有责嘛！”“还辩！”范修尧的火气极大，范舒尧还真怕他一个不小心会把这个温暖的家给烧了。

她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能绞得双手痛得要命！

“本来就是嘛！而且我都已经大学毕业……毕……”范舒尧嘟著嘴巴咕哝，而且越说越大声、越理直气壮。可是当她扬起头，准备来一番长篇大论时，发现家人的眼睛都已气得充血了，只好再度垂下头，闭紧嘴巴，决定还是识相点好了。

“好！这件土地案就交给你去交涉了，但是你住在台中这段期间，我会要阿宏把你看紧一点，你也要答应我不做出让我们担心的事，如何？”范楚

天斩钉截铁的宣布他的决定，钱已不再要紧，女儿只有两个，不看著点怎么行？范舒荷一听，欣喜若狂的抬起头望著老爸，但是又不能表现得太明显，免得他又后悔。

“好！”她假装很有悔意的点点头。

“爸！”范修尧不赞成老爸的决定，荷娃好奇心太重了，难保她不会又在“云天盟”出什么乱子。

苏倩倒是颇能了解老公的想法，他是想让女儿离开台北一阵子，藉由白老夫人让她收收心。“修尧，我也同意你爸爸的决定，你忘了白老夫人了吗？”范修尧和范修伦的脑中顿时浮起一张老人家的脸孔，看起来很不好惹，这么说……“好吧！既然你和爸都这么决定，我也无话可说。”范修尧看似恼怒，其实内心正在窃笑，这丫头有苦头吃了！

“什么白老夫人啊！”范舒荷对家人态度一八〇度的大转变，感到莫名其妙，甚至有些恐惧。

“白家最有地位的老夫人，也就是你白叔叔的母亲，你去住人家家里可得守规矩点，不然白老夫人可会不高兴喔！”范修伦绘声绘影的要胁著。

“这样吗？”范舒荷用食指支著下唇，为难的思索著，“要不然我住在台中的别墅里好了，这样应当就不会打扰到他们了。”她快活的献计，一点也不晓得家人的计谋。

“不行！如果不住在白家，一切就免谈。”苏倩一口回绝。

范舒荷望向范楚天想寻求支持，无奈她老爸也是摇头。

“好嘛！”她只是不想造成人家的困扰嘛！既然他们这么坚持的话，她也没话好说，到时她如果和那老人家有什么摩擦，她可不管了。“那……我可以住人一点？”“你乾脆嫁到白家当媳妇算了。”范修尧取笑她这么喜欢住在人家家里。

“大哥！”范舒荷娇嗔的努著小嘴。

范氏夫妇也听得为之失笑。

“荷娃，你爱住多久就住多久，你白叔叔不会反对的。”范楚天明白女儿对“云天盟”的好奇心。“不过……”他还是留有但书的。

“不过怎样？”范舒荷紧张的问道。

范楚天没回答，倒是苏倩替他说了。“不过你要是做了什么令我们蒙羞的事，被我们知道的话，你就准备收拾行李回来。”“唉！我怎么有种感觉，你们好像在唱双簧，一个唱一个搭的，默契还真是好。”范舒荷好笑的对著父母发表感言。反正白家她是去走了，一旦大事底定，她也就跟著放轻松了。

苏倩伸手狠狠的在女儿脸上捏了一把，捏得范舒荷哀叫不已她才罢手。“你这丫头就爱作怪。”抚著红肿的脸颊，范舒荷假装呜咽的趴在范楚天宽阔的肩膀哭诉，“老爸，你老婆不仅爱吃醋，又好凶喔！”“范舒荷！”只见苏倩高亢的理音从屋里传出，紧接著是此起彼落的大笑声。

范家的欢乐，似乎数十年如一日……

“最近听说台中的帮派进了一批为数不少的海洛英，而且还听说最近台中地区有很多少女失踪，我担心她们是被卖掉了。”一位因操劳过度而早生华发的长者，忧心不已的对室内的人说道。而这批人正是中华民国最优秀的刑警，也是警界精英。

“克森，上面批示这件事必须尽快解决，桃园那次的事件绝不能再发生。”